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疏注來告至曰災　正義曰傳稱皆來告火知是來告故書也春秋書他國之災皆是來告而書公羊傳曰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杜因此傳有來告之文故顯而異之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國今琅邪開陽縣

秋

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遷，故以自遷爲文。

【疏】注自葉至爲文。正義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爲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于夷也。十三年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荊，荊山也。滅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荊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于白羽，是其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明其欲遷之時許在葉也。傳云王子勝言於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楚雖彊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若許不樂遷，楚彊遷之，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不得云許遷于白羽。以其自遷爲文，知許人自樂遷也。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過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代居其位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注代居其位　正義曰毛氏世有采地爲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

是昆至何待　正義曰是乙卯者昆吾之君惡熟之日也由其侈故以此日死也而毛得以此日成其侈惡於王都不亡何待

注昆吾至同誅　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共工氏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使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虞翻曰昆吾爲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

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爲夏伯其懸䜛誅者非此爲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其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時誅 三月曹平公卒 爲下賀葬見 原作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 火心星 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日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言驗所 以[illegible]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己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

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疏 注東北至之始 正義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 戊寅至大甚 正義曰甚者益盛之言也丙子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至壬午而風又大甚初言融風是東北風也蓋自丙子至壬午風不迴而稍益盛傳雖主言魯國之風彼四國亦當然也 注大庭至之言 正義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對文則藏馬曰廄藏車

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古之大庭嘗都於魯其虛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已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焉登高以見其火豈寧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玄鄉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梓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將有大祥　正義曰祥者善惡之徵中庸云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祥則吉祥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孽則凶祥也則祥是善事而里析以民動國亡爲大祥者彼對文言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時有青眚青祥白眚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爲祥是祥有善有惡故杜云祥變異之氣　弗良及也　正義曰良是語辭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而服虔云弗良及也不能及也良能也能非良之訓妄言耳　注晉人至前也　正義曰下云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宫此辭于東門明是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之不使前也此新來蓋聘使也晉人往因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故文襄之世公子皆出在他國自成公更立公族國內始有公子故使之來聘也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蓋從東門入爲便故辭于東門　注二子至之位　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遬渾罕爲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渾罕爲一人也

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

注祏廟至救護　正義曰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既有火災皆須防守故合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許慎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

使府至其事　正義曰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或殊故府庫並言

行火至登城　正義曰此承司馬司寇之下亦是二官使之行火所炙欲令人救之也言城下之人爲部伍行列以登城亦是司馬司寇之人備姦寇也

注司野至之人　正義曰

傳言野司寇則司寇之官在野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司寇是縣士也鄭玄縣士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如鄭此言采邑之民有獄則采地之官長各自斷之若公邑之民有獄則縣士斷之縣士司寇屬官所掌在野故此傳謂之野司寇也縣士職曰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則諸侯縣士亦當然也縣士分在四方不聞火火之明日四方乃聞有災故戒使各保其所應受徭役之人皆令具備以待上命慮有所須當徵之

郊人至國北　正義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

南為陽北為陰就大陰禳火也 注玄冥至火神 正義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二十九年傳脩及熙為玄冥則玄冥祭脩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為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處更火也 陳許之先亡也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也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成是為元公其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首為楚所滅

六月鄅人藉稻 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斬得閉門者頭 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

而舍其女爲明年宋伐郳起【疏】注郳妘至行之　正義曰郳爲妘姓世本文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服虔云藉藉耕種於藉田也　攝其首焉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開門者首而持其頭　而舍其女　正義曰言止舍其女而留之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遂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

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疏］周其王亡乎　正義曰周室其將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下說學問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謂公卿大夫也大人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於此言謂此言有道理也大人於是又爲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爲害也以爲無害而遂不學則苟且而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夫學如殖草木也今人日長日進猶草木之生枝葉也不學則才知日退將如草木之隊落枝葉也原氏其亡滅乎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祓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廟蒐場也過期三日蒐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

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

利也若重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

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疏大爲至禮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爲社者此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蓋君臣肅共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祓禳皆除凶之祭禰於四方之神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所以振訊除去火災禮也嫌多祭非禮故禮之子大至道北正義曰鄭簡公之卒將爲葬除亦欲毀游氏之廟則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徹毀也其廟當在宅內以其處居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即游吉所居宅也過期三日正義曰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之故當

過期三日欲除道使闕望及期得了亦不知本期當幾日也卜筮至牲玉　正義曰言爲鄭卜筮何故有災宜禱何神奔走而望祭之祭山川故爲望也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而云不愛牲玉者天之見異非求人飲食隨時告請則有幣無牲若祭求弭災者則當有牲雲漢之詩美宣王爲旱禱神云靡愛斯牲圭璧既卒亦是用牲玉也　注撊然勁忿貌　正義曰服虔云撊然猛貌也方言云撊猛也晉魏之間曰撊杜言勁忿貌亦是猛也但述晉人責鄭之意故以勁忿解之　將以誰罪　正義曰將以誰爲罪而欲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擊之　望走在晉　正義曰其所瞻望奔走而歸之者唯在晉耳　注傳言子產有備　正義曰國有火災懼被人襲登陴固守是有備也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

（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爲析）【疏】（而居楚地　正義曰當時許都於葉釋例土地名葉在楚界許本偪於鄭請遷近楚楚以

葉與之故爲居楚地 注十三至居葉 正義曰案十三年云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則許從夷遷向荆也平王復之當從荆却向夷自夷向葉注不言自荆還葉者蓋以許遷于夷見經故據以爲言其實自荆還也 注自以至事楚 正義曰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僞辭不得專心事楚耳今杜必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者以此傳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劉以爲畏鄭不專心事楚苟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鄹夏五月戊辰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 疏 注加弑至藥物 正義曰案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止弑也言書曰弑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弑也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事父不

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為也釋例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愼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

己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郹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大子建郹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

疏注蓋爲至聘蔡　正義曰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即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

郹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郲二月宋公伐郲圍蟲三月取之

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邾俘**疏注蟲邾至以告正義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伐國而圍邑取邑皆書於經知此不書圍取不以告也**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疏注止獨至由醫正義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尊以止為藥主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君子至可也正義曰此君子論止之罪也言為人臣子盡心盡力以事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為即自足矣如此則舍其藥物己不干知於禮可也此許世子不舍藥物致令君死罪進人子之道故春秋書其弒君解經書弒君之意也

鄉

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郳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疏 楚子至伐濮 正義曰費無極因此生意令王收南方使大子居城父奉此爲發端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爲夫人遣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

車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贑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縁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疏及老至夫之　正義曰紡謂紡麻作纑也此婦人以麻纑

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並作弆
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劉炫
云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紀其外纑纑既
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
而去之 注因紡至報讎 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
之纑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爲連紀纑之繩然
紀纑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讎故
藏纑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即纑也 注投繩至而
出 正義曰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
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今
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紀鄣則是愛惜身命若投繩不去
身則交死若以繩繫城已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
明知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
劉以爲唯投繩城外而規杜氏非也 入紀 正義曰此
紀即上紀鄣也釋例土地名於莒地有
紀鄣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是歲也鄭駟

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瑕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

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逵云報晉使疏注子瑕子游叔父正義曰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注聳懼也正義曰釋詁云竦懼也竦與聳音義同注大死至曰昏正義曰此皆賈逵言也周禮大司樂云大札令弛縣鄭玄云札疫癘也是札大疫死也爾雅云瘥病也以此說死事而與札相對故解爲小疫也成二年傳說鄭盟公早死云夭子蠻是夭爲少死也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早死之名故爲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未名不得爲臣揔說諸死連言之耳懼隊宗主正義曰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恐隊失之也服虔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二三老正義曰二三老者鄭之卿大夫也服虔云二三

老駟傴家臣上言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豈得家臣不知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

所以不能霸

【疏】息民五年　正義曰平王以十三年五月始即位其年兵亂未息今歲又役民城州來其間唯有五年

民樂其性　正義曰性生也兵革並起則民不樂生國家和平乃樂生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覿見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疏】禜焉　正義曰禜祭名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也

禳之至止也　正義曰言禳之則彼淵是其室也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也言其不復祭)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疏 (室於怒市於色 正義曰室內於自家相瞋怒市於他人作色忿)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甞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

疏 (注甞有至曹邑 正義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問)

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曹會曾來聘會故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便從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鄸叛又從鄸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鄸不繫曹者鄸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别邑故繫於宋此鄸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别邑故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蓋備於禮成爲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命制若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畀我也是杜意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贊又云所以華亥向寧

射姑等不見有泜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疏]注齊豹至不得。正義曰襄十年鄭尉止司臣等殺子駟子國書曰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尉止之徒皆士書之爲盜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則此書盜貶之使同於士也三十一年傳說春秋襃貶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又曰春秋書齊豹曰盜懲不義也宣十七年傳例曰凡稱弟皆母弟公羊傳曰母兄稱兄此縶與衛侯同母故稱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

此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疏注是歲至歷也正義曰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

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不言在八月後而云在二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故據二月言之時史謂閏月爲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具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日南至者謂冬至也冬至者周之正月之中氣歷法閏月無中氣中氣必在前月之内時史誤以閏月爲正月而置冬至於二月之朔既不曉歷數故閏月之與冬至悉皆錯也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是杜意以爲當時魯之君臣知此己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内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怨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承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

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

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逃無極曰奢

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

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

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

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

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負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爲勇）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疏 城父人 正義曰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爾其至為愈 正義曰勉謂努力爾其勉之令勉力報讎比於相從俱死為愈也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則服意相從使員從其言也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獨使員從己語不得為相從也 乃見鱄設諸焉 正義曰見謂為之紹介使之見光下文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論語云門人見之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公如華氏

請焉正義曰公未知諸人已死故猶往請之注欒景至公弟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爲驂乘焉

（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

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

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宵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善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

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疏 注周猶終竟也 正義曰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謂殺公孟之言

使華齊御公孟 正義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爲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鼃使一乘下有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 乘驅

自閎門　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閎門者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　注未致至禮見　正義曰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爲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　注掫行夜　正義曰下云終夕與於燎故知掫是行夜也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　丁巳晦　正義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幷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例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非也　貞子　正義曰謚法外內用情曰貞　注子石公孫青　正義曰案世本傾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是也　在康至相及　正義曰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其本文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孔安國云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又曰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注琴張至名牢　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一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太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

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詬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爲功善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

【疏】子城適晉　正義曰上云八子奔鄭而此又云適晉者子城杏意與七子同心奔鄭故上云奔鄭及其敗後遂卒意適晉以請死　子死至其詢　正義曰言我子死亡自有天命天命欲喪非人所爲我不忍其恥欲喪子以伐之　入能事人　正義曰言年齒既長不能他國事人爲臣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宋盟在襄二十七年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

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

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疏齊侯疥遂痁　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

若其不然疥擾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　期而　正義曰期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法天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帝言問從全數故言三百六十又六日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度之一分欠三分不成六日大月却還天朞十度小月不盡置閏　注欲殺嚚固

正義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其意以爲請誅祝史之嚚闇固陋者嚚固非人名也案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名也世族譜齊雜人內有祝固史嚚　此云欲殺嚚固是杜必以爲人名也　晏子曰至不祈　正義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晏子言之其辭微多於彼其意亦不異也　光輔五君

正義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上下無怨　正義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

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即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輸掠其聚　正義曰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　肆行非度　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不思謗讟　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　其蓋正誣也　正義曰揜蓋誣矢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注衡鹿至民共　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　注

介儞至私物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然則禮之正法唯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國更無關也齊於竟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爲隔也逼近國都爲關以隔遠鄙之人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　布常無藝　正義曰布其尋常之政無準藝　私欲至則應　正義曰言此嬖寵之臣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　聊攝至以西　正義曰聊攝姑尤皆是邑也管仲云楚言其竟界所至甚遠舉河海也晏子言其人多故唯舉屬邑言之也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獻君之否以成君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潔戒且平和五味異於大羹 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先王之濟五味 濟成也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須氣以動 二體 舞者有文武 三類 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荝因之（季荝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疏 旃以至虞人 正義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

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
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醯醢鹽梅
正義曰醯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醋禮記內則炮
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
也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半游急就
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　齊之至其過
正義曰齊之者使酸鹹適中濟益其味不足者泄減其味
大過者　詩曰至有爭　正義曰詩言殷王中宗非徒身
自賢明亦有和羹之臣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
齊羹也此臣既敬戒其事矣既志性和平矣中宗總齊大
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鬭訟者也言其
上下悉如和羹　注詩頌至大羹　正義曰詩商頌烈祖
之篇祀中宗之詩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
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illegible]其
廟述其德而歌此詩也言亦有者臣能諫君君能[illegible]亦

者兩相須之意也言中宗能與臣之賢者和齊可否其爲政教如宰夫和齊羹之味也敬戒既平言此賢臣之性行也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栢二年傳云大羹不致注云大羹肉汁不致五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　注鬷總至和羹　正義曰鬷總撮大詩毛傳文也言中宗爲天子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焉傳引此詩證民無爭心則以時雖有爭謂時無有爭也　一氣　正義曰服虔云歌氣也杜言須氣以動則一氣不主爲歌吹人以氣生動皆由氣彈絲擊石莫不用氣氣是作樂之主故先言之人作諸樂皆須氣以動則與服不異

二體　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之二體　三類　正義曰樂以歌詩爲主詩有風雅頌其類各別知三類是風雅頌也二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是三者類別各不同　四物　正義曰樂之所用八音之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其物非一處能備故雜用

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志令其正性移風易俗也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宇而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是五聲之名義也聲之清濁凡有五品自然之理也聖人配於五方宮居其中商角徵羽分配四方四時之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聚取其事而爲之名也志又云五聲之本生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益或損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月令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鄭玄云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濁君之象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
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
象也志言或損或益者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九
六相生者以九生六是三損一也以六生九是三益一也
損益之數清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鍾九寸自乘爲
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
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唯相準況耳非言實有此數可用
之也　六律　正義曰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
之聲陽聲黃鍾大蔟沽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
南呂林鐘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歷志云律有
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
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六雌
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本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
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
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

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
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
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
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氣夾助大蔟宣
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沽洗洗絜也言陽
氣洗物辜絜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
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沽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
在四月甤賓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
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
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
巳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
陽閡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閡位於亥在十月是解六律六
呂之名義也如志之言初爲律者以竹爲之吹其聲也其

後則用銅爲之以候氣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是古人或以玉爲管也續漢書云候氣之法爲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於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蓋音聲之道與天地之氣通故取律以候氣月令正月律中大蔟鄭玄云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是其舊說然也其律呂相生鄭注周禮大師職云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子午以東爲上生子午以西爲下生五下六上乃一終矣鄭玄云同位象夫妻者黃鍾

初九林鍾初六及大蔟九二南呂六二之類同在初二之位故象夫妻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鍾初六生大蔟九二初之與二其數不同故爲異位象子母律生於呂是爲同位故云律取妻呂生於律則爲異位故云呂生子言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是午以東之管下而生之故云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是子午以西之管上而生之故云上生黃鍾爲律之首不是餘管所生不入其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皆左旋隔八而相生　七音　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得有七音者於五以外更變爲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illegible]
氏出自天黿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illegible]
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
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
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
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
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歆三統之術筭此五位所在武
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
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
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
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
斗前一度是爲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黿者星於五星爲水
星辰星是也天黿即玄枵次之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婺女
之宿其分在天黿之宿文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

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爲七列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黿在子斗柄所建月殺一次是自午至子爲南北之揆七月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月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式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杜言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謬今知不然者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

之劉以爲杜背國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八風　正義曰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調風一名融風十八年傳云是謂融風是調融同也此八方之風以八節而至但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則調陰陽和節氣隱五年傳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樂以八風相成也八節之風亦與八卦八音相配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是先儒依易緯配八風也　九歌　正義曰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與文七年傳具有其文　清濁至周疏　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

今定本作流非也　詩曰德音不瑕　正義曰詩豳風狼跋美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鄭玄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注季荊至氏者　正義曰此相傳說也以逢伯是殷之諸侯此在逢伯之前故以爲虞夏時也爽鳩在少皞之世至虞夏歷代多矣未必其閒更無他姓據晏子之言云代爽鳩氏耳　古若至願也　正義曰自古若其無死爽鳩至今猶存則此齊地是爽鳩氏得而樂也君不得爲齊君不死之事此樂爽鳩氏之有非君所願樂也晏子以爽鳩氏爲始故言爽鳩之樂計爽鳩以前處齊地者猶應大有人矣

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

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注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剌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勑愼也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憯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盡殺之盜少止

正義曰旣言盡殺之後云盜少止者蓋謂盡萑苻之內盜也盜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　詩曰至和也

正義曰此詩大雅民勞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其下十句詩之文也仲尼分爲三段每以一句釋之汔其也康綏皆安也止辭也於是厲王以苛政勞民故言當今之民亦大疲勞止其可以小息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施惠於此京師中國以綏彼諸夏之民此四句者欲其施之以寬也詭隨謂詭人爲善隨人小惡此雖惡之小者其事不可舍從也毋得從此詭隨之人以謹勅彼無善之人無善之惡大於詭隨詭隨不從則無善息止是謹勅之也寇虐之惡人又大於無善式用也遏止也憯曾也王當嚴爲刑威用止臣民之間有爲寇盜苛虐曾不畏明白之刑者此四句者欲其糾之以猛也柔安也邇近也能謂材能也王者當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爲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和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也康綏皆安及下注遏止皆釋詁文也式用㨾曾釋言文也　又曰至至也　正義曰詩商頌長發之篇述成湯之德也湯之爲政不大強不大急不大剛不大柔布行政教優優然和緩百種福祿於是聚而歸之言其和之至也競強釋言文也絿急遒聚毛傳文也　及子至聞之　正義曰案上子大叔悔後巳云仲尼曰善哉今方言及子産卒聞之者上所云先美子大叔之善於政用子産生時法也此出涕貴美子産身之賢故傳云及子産卒欲顯仲尼美之意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

內里名

【疏】注自外至里名 正義曰賈逵云書入華向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是賈以此入從國逆之例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弗地在於復歸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非例所及雖在例外稱入直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意以賈氏逆之為非故云自外至故曰入以顯異之也五年傳叔孫昭子數豎牛之罪云又披其邑將以叛罪彼注云披析也此分析君邑以自屬己故曰叛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守之知此南里是宋城之內里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爲明年天王崩傳

疏注周景至無射 正義曰周語云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不聽問之伶州鳩州鳩對王又弗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孔晁於二十四年注云昭二十一年如彼文則此年鑄鐘成之年而傳云將鑄無射者此爲州鳩之言張本州鳩以未成之時爲此言故此年發傳而言將也州鳩此下之言與周語州鳩之言全不同者彼是對王之問此是自言其事異時別言故不同也周語及此皆論鐘事故云無射鐘名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

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勑毀之　注省風至移之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名但風俗盛衰隨時隆替國之將滅風敝俗煩天子新受命者省此風俗之敝乃作樂以移之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地理志以風爲本俗爲末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是說作樂移風之事也　器以至行之　正義曰爲上言鐘音之器也故此云器以鐘之言器以鐘聚其音又上言音樂之輿也故此云輿以行之承上語不倫者亦猶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隨文便而言耳　小者至不槬　正義曰言小不至窕則

疵是細之意也大不至摯則斂是大之義也說文云牀深肆極也由細故能極於深是疵爲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擲聲近橫故爲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心也下疵則不成成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三月葬蔡

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

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今蔡侯始即

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爲蔡侯朱出奔傳 疏 注不在至幼齒 正義曰

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

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三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至東方謂大子即鄭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失其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卑是以長幼爲齒甚處其庶兄之下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疏注鮑國至七牢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無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牢而規杜非也　士鞅怒　正義曰七牢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爲鞅鞅必不怨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必怨其鞅已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

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貙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鄭翩亦貙家臣）劫司馬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疏亟言之正義曰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爲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抑君有命可若何正義曰抑語助若如也言吾有讒子謂多僚也雖知其讒旣不能殺多僚華貙雖枉爲君有逐貙之命可如何言無如之何遂謀逐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疏分同至過也正義曰日月之行交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爲君象月爲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爲輕重以夏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宜爲弱陰所侵以爲大忌此月日食災最重也餘非陽盛之月爲災稍輕至於分至之月日食即不爲災又解不爲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

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　注二分至相過　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

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絕相懸殊也此至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何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為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虧損故於正陽之月示法為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為輕於餘月之食其災為水假之以垂訓非實事也

其他至為水

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為災日食是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為水災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為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晉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 濮宋廚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 二帥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 吳餘帥 以敗宋師公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使死難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

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

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祿向宜干犫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

狃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illegible]丈二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

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

傳〔疏〕而不能送云君　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　注徽識也　正義曰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illegible]

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
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
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
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
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
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
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夜事戒夜守之事也草
止者愼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徽識制如旌旗
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
之尸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
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銘旌旗幡
也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
書其官名即令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
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爲劉氏者左袒　呂封人華豹
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
華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

同皆兩載之宋廚人以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定本有華　關矣　正義曰關鵶琛本又作彎　不狎鄙　正義曰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然則豹已關矣何慮不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爲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譏誚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爲鄙服之二說皆非杜亦訓狎爲更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爲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違軍之禮也　諸侯唯宋事其君　正義曰言諸侯之内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言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　王曰而告我也後　正義曰謂大宰犯諫在華登出師之後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擁在楚則蔡無他心）〔疏〕（德君必甚 正義曰荀恩謂之德言荀君恩必甚也）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閒無傳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經書名未即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illegible][illegible]王鄩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

注承叔至曰亂　正義曰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是以史承叔鞅之言而書之也閔馬父聞叔鞅之言乃

遷度其事云子朝必不克是未知誰是誰非此故[illegible]
曰亂不言某人某人爲亂魯史書事必待告乃書[illegible]
言不書之此承叔鞅之言即書策者魯是周之宗國既聞
王室之亂義當釋位救之魯聞周亂所憂在已承言即書
見魯之憂王室也公羊傳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其意言兄弟爭位室內自亂其亂不及外國故指言王室
也　注辟子至即位　正義曰傳曰單簡公敗績于京甘
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
于皇是辟子朝之難出居皇也王人以在皇告故書皇也
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
故也如莒展弑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輿出奔吳
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爲君桓十一年書鄭忽出
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
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
繫國也　注未即王言崩　正義曰未即位不成爲王故
不言崩也書王子猛卒者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

魯之子般子野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疏注此月云云　正義曰案傳十二月庚戌晉籍談云云庚戌上去癸酉三十七日若此月癸酉朔其月不得有庚戌也又傳十二月下有閏月晉箕遺云云又云辛丑伐京辛丑是壬寅之前日也二十三年傳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則辛丑是閏月之晦日也又計明年正月之朔與今年十二月朔中有一閏相去當為五十九日此年十二月當為癸卯朔經書癸酉明是誤也故言長歷推校十一月小甲戌朔傳有乙酉十二日也又有己丑十六日也十二月大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日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

傳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

師伐莒（啓齊大夫比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

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以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戌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為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辝皆之言三年而後弭）【疏】無亢至亂　正義曰亢高也衰善也勞勸也無高貴不衰善之事以勸亂人為惡也易曰亢龍有悔言其位高也　若華至也已　正義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也楚恥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獲其功二者並非吾諸侯之利也　闘楚師將

至華氏即出亦是楚之功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此華氏亦無所能爲也已言雖放令出亦不復能爲宋害言宋人患重爲害决欲取殺之故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乃從之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蚠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毁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言雞畏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益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立劉蚠蚠事單子故五月

庚辰見王猛見王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傳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疏王子至立之

正義曰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傅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與之並有寵於景王也王與賓孟並蘇說之欲立朝爲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乃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傅然則王與賓孟言說既欲立朝乃殺猛傅議久不決故賓孟假雄雞斷尾以勸之

注子朝王之傅

正義曰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單劉贊私立少知朝年長於猛也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傅

劉獻至去之

正義曰伯蚠是果決有知謀者也願得殺賓孟去子朝所以獨單子之心故劉子亦與同志共立子猛也於賓孟云願殺之於子朝云願去之者朝是王之寵子王在不可專殺願逐去而已獻謚法知質有聖曰獻

賓孟至何害

正義曰說文云犧宗廟之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鄭玄云犧純毛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鄭玄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祭祀之牲選其毛羽完具者養之以為犧犧者寵養祭牲之名賓孟感雞以毛羽牷具恐其被養為犧故自斷其尾殘毀其形賓孟怪而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言此雞難畏其被寵養也賓孟因此感悟疾歸以辭事告王且又言曰雞其憚畏為人用乎人則異於是雞矣雞被寵飾終當見殺人被寵飾則當貴盛此其所以異於雞也犧者寵牲之名因以犧喻寵子即名寵子為犧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言犧當用純德之人猶如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故實招禍難矣巳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但人有親疏若疏人被寵愛為犧實為禍難若巳家親屬寵愛如犧有何患害他人謂子猛親屬謂子朝也犧者實用人

上人是對牲為稱皆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下人據踈外之人人字雖同上下人意異　注雞犧難見寵飾　正義曰犧者繫養之名耳言寵飾者當養之時必為之服飾以異之如今之繫五采也史記稱楚王欲以莊周為國相謂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大廟是時欲為狐豚豈可得乎是亦飾之事　注言設至異之　正義曰賓孟言人犧實難假踈人以為説人為踈姓之人寵養踈人擅權害也故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己子猛雖亦王子不得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己家則無患害已喻子朝子朝是己之子欲使王早寵異之如寵犧也　注十五至不應正義曰賈逵以為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為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為然杜今從鄭説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子猛並未有命但是庶子朝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為嗣宜矣劉蚠何以惡其為亂而

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爲嗣則必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大子壽卒王立子猛爲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賓孟感雞自毀因此盛稱子朝之美王心許賓孟故不應慮其泄言也

注四月十九日　正義曰此於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戊辰之下言二十二日顯言此二日者此年之傳其日最多經之與傳又時月多錯故此顯言二日欲令自此以下依次推之易驗耳　注王子猛次正　正義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杜取爲說猛爲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吴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僞糴者負甲

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蚡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奐子

（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誅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限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平畤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

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爲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之黨所敗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犖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京楚子 注頃子至劉黨 正義曰此下二十三年單朝所在 疏 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故知是單劉黨也

及領至平時 正義曰此上言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遂與召莊謀殺單旗與之重盟必來來而殺之王子還遂奉王追單子及領遂與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為前取王如莊宮令單子失王而出奔更殺摯荒以解說此事單子覺還欲背又奔平時 注八子靈景之族 正義曰以上言王子還此八人還居其首還既稱王子明八子皆王子也故知靈景之族 簡公平公 正義曰謚法一意不懈曰簡布綱持紀曰平 注皆為子朝所敗 正義曰知為子朝所敗者以傳云敗績于京故知是敬王黨為子朝所敗也 注戊寅至月誤 正義曰傳言七月戊寅杜以長歷推校之戊寅是七月三日 明傳是也經書王猛居皇乃在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 注百工至所敗 正義曰知單

氏所敗者以上云伐單氏下云反伐之是單氏反伐百工也若單氏被敗焉能反伐百工　注丁巳至秋誤　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歷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知經誤　注乙酉至悼王　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曆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悼王即位也經書爲卒傳言其謚故解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之母弟敬王位定乃追謚之　注敬王至子自　正義曰敬王名匄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謚法夙夜共事曰敬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